

1901 年获奖作家

苏利-普吕多姆（法国）

Sully-Prudhomme, 1839 — 1907

沉 思 集

易变质、易出事故的东西永远不能成为幸福的来源，因为我们不应该把必须持久的幸福与必然短暂的快乐混为一谈。所以，我们应当在不可侵犯的东西中寻找幸福。事实令人宽慰，很了不起，人们在灵魂的三大能力中找到了命运、时间和专制的暴力所无法接近的欢乐因素：科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变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为了幸福，让我们寻找真理，即上帝本身；让我们获得自由，也就是说要战胜自己的激情，可我们尤其要有爱心，这是最便利的极乐之路。我激动地看到幸福主要来自这个世界，因为在这里人们可以进行研究，人们有竞争的强烈愿望，诗让我们去爱一切。

很明显，幸福在于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为了得到满足，愿望要求一种陌生的、独立于我们意志的意志与它保持和谐、一致。为了更保险地得到幸福，最好去渴盼最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在我们的愿望最有可能遇到障碍的事物上去实现我们的愿望，所以，应该放弃尘世上的东西；然而人又生活在尘世上的事物当中，因此 没有对上天的希望 幸福的本质都是矛盾的。取消了上天 斯多葛派^① 最大的幸福还不如一小时的欢乐。

使人幸福的只能是人们所感到的而不是人们所得到的；使人伟大的是人们的思想而决不是人们的幸福。幸福比伟大更有价值吗？野蛮胜于文明吗？啊！给我们以快乐而决不要不幸！懂得受苦的人比幸福的人要强得多！我们珍惜奋力忍受痛苦的荣耀，正如士兵珍惜给他点缀胸口的伤疤一样。卢梭^② 不懂得这点。

快乐不过是痛苦的暂时停止，幸福则对痛苦毫无知晓。

幸福由于其自身的条件而区别于快乐，它有可能持续和永久。它建立了一种气氛。而快乐只造就了一道闪电，一种短暂的兴奋。

人们没有足够地区分拥有和欢乐这两个概念。如果人们得到一种利益后还一直对能够拥有这种利益感到高兴，那这种拥有就是幸福。可随着我们财富的不断增加，我们欲望的界限也在不断地扩大。没错，我们只想得到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可我们拥有的越多，我们的希望也越多。我们最初的愿望的窄圈就这样一直扩展得无穷无尽。

爱情是幸福的巨大源泉，可世上的东西都是要消亡的，并且在

又称“画廊派”，古希腊罗马时期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之一，宣扬禁欲主义和宿命论，主张安于现状和忍耐精神。

卢梭（1712—1778） 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运动作家 代表作有《忏悔录》。

消亡中使我们痛苦，所以，应该依恋永恒的事物，在这依恋当中寻找幸福。可永恒的东西并非每个人都能得到的，美和真也是这样。不过，为了使幸福成为可能，上帝曾想让永恒的善能够为大家所得。

过去和未来都不属于我们，但它们用回忆、悔恨、希望和恐惧带来了现阶段我们最重要的那份感觉。所以，幸福不是别的，而是回想和预感。

每个生灵所需的东西似乎都与其智慧成正比。那一无所有的才子，如果他的整个灵魂全是智慧，不是应该比只有本能的野蛮人分到更多的东西吗？不过他还得到某种东西，一颗用来感受痛苦和欢乐，尤其是用来爱的心。然而这颗心并没有使他更为幸福。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舒适和安逸，但他惊奇地发现这并不是幸福。于是他找啊找啊，询问世人，拍打额头。他没想到心是他想用才智来满足一切的欲望之源，没想到才智在他的各种能力中并不是无穷尽的，正如心在他的愿望中不是无穷尽的一样。人们遗忘之迅速不亚于渴望之迫切，当他达到寻找的目的时，他只感到快乐，即一点点幸福。其理由非常简单：他的发现起初给他带来了一种额外的快乐，这种快乐不久就成了他的必需品；从此，他不会因拥有这种新的利益而感到更幸福，而这利益一旦失去，他会感到不幸。人们平时会因自己有两条胳膊而感到过某种满足吗？人们从来没想到过这一点，他们带着健全的肢体自杀。相反，人们不是想创造第三只胳膊吗？那是多么快乐的事。可从此如果只剩下两条胳膊，那将是一种不幸。所以大部分发现只是不断地使人失去可能失去的东西，而不是增添真正的快乐。想像越丰富失去的越多，越贫乏得到的越多。前者关心他所拥有的，后者关心他所没有的，谁都不高兴，最后只剩下一般的，可对大多数人来说，一般比不幸更难以忍

受，因为所有过量的东西都有资本满足虚荣心。

对于某些赌徒，如数收下他们输掉的钱还不如把这些钱还他们四分之一，这样他们会把最后一分钱也扔进水中。正如我曾所说，任何事情做到头了，都有一种被做得不三不四所剥夺的苦涩的快乐。我们似乎把自己的未来抛给了命运，以便从它那儿夺回仍被它剥夺的快乐。

论爱情。

谈论爱情的虚荣和弱点是没有意思的。

男人只需保证把爱藏在心中，不应该在划分其本质时破坏它。爱情是感觉，同时也是思想，正如美本身是形式也是表现一样。没有接吻的爱是不完全的，没有柔情和尊重的爱也是不完全的。学会混合这两种幸福的源泉，按相当的比例混合，决不使它枯竭，这就是爱的艺术。当人们想一口喝掉幸福之水时，他觉得这算不了什么。爱情总的来说在其乐趣方面是可分的，只有细细品尝才觉得味好，其理由十分简单：肉体的快感不管如何强烈都是有限定、有边界的，可人们用此创造出来的形象不会比想像本身有更多的限制；从中产生了某种失望。另一方面 道德爱情、感情在心中没有价值，它总是战胜强烈的身体危机；由此产生了心中的爱情和表达它的感官爱情之间不协调的痛苦之情，满足把这些爱互相联系起来，因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没有比淫荡更容易使人致命的东西了。谁想达到幸福的尽头，谁很快就可以达到。相反，聪明人对快乐精打细算，很有保留；他不是一次用完他的宝藏，他知道如何使肉体之爱像道德之爱一样无穷无尽，永不枯竭。

假如人们只知道该用什么方法去死，那还仅仅是想到死。怀疑在这一点上使我们平静，而在所有别的方面折磨着我们，这很令人

费解。人们也可能不怕死亡，因为时间是用一系列短暂而无穷的時刻组成的，在这当中，人们确信自己活着。

人们无需去思考死亡，因为人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最深刻的哲学家不会去探究自己的印象，印象强烈得使哲学家不会有更多的虚荣心去谈论它。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知道这一点很令人欣慰？

如果一种痛苦是普遍性的，这种痛苦会好受些吗？是的，普遍性的东西是本质的东西，因而不会是一种痛苦。

假如说所有的人都会死，那是符合死亡的自然规律的；因此，死亡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好处，好处就在于我们的命运和本质保持一致。玛克·奥雷尔^① 感觉到了这一点。

哲学家和布道者徒劳无功，他们最精彩的演出也不能真正使人害怕死亡；人们只害怕目前和可见的死亡；只有死亡本身的威胁使人们恐惧。

生活，就是死亡；神圣的安眠来自这个吻。

只要我们还活着 死亡就是哲学家的思辨。现在 洞挖好了 应该下去了：底下有些什么东西？

胡小跃译

二世纪罗马皇帝。

1902 年获奖作家

特奥多尔·蒙森（德国）

Theodor Mommsen, 1817—1903

恺撒其人^①

当一连串的重大胜利以帖普撒斯之战将决定世界未来之权交予盖阿斯·朱利阿斯·恺撒的时候，他行年五十六岁（他可能生于公元前 102 年 7 月 12 日）现在他是罗马的新君主，也是整个希腊—罗马文明的第一个统治者。生命力受到如此彻底考验的，历史上少见；他乃是罗马的天才，也是古代世界最后一个成果；也正因此，古代世界遵循他设计的道路直至日落西山。恺撒出身于拉提阿姆最古老的贵族家庭，其血缘可以上溯至伊利亚特时代的英雄；他幼年与青年的岁月像当时的贵族典型一般度过；他尝过了当时时尚生活的苦杯与甜汁，遭受过喝彩与诋毁，闲来无事也赋过新

节选自《罗马史》，标题为编者所加。

词，在种种女人的怀里打过滚，学过种种纨绔子弟梳理头发的花样，更精于永远借钱而永不还钱的妙法。

但这种韧钢的天性是连这类的放诞生活也不能损坏的；恺撒身体既未耗损，心灵的弹性也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在剑术与骑术上，他可以跟他最好的战士相比，而他的游泳术更在亚历山大大利亚救了他的性命。他的行军速度之快——为了争取时间 常常夜间行动 这跟庞培游行式的缓慢正成对比——令当代人非常吃惊 而在他得以成功的因素中，这算不得是最小的。

他的心像他的身体一样灵活而强韧。他对一切事务的安排，包括有些他自己未能见到的处境，都既准确又落实。他的记忆力是无可匹比的，他又可以同时处理好几件事而能同样镇定。虽然他是绅士 是天才 是君主 但他仍然有人心。终其一生 他对他母亲奥莉丽亚都怀着最纯的敬爱（其父早逝）对他的妻子们 尤其对女儿朱莉亚，他怀着令人生敬的挚爱，这种情感甚至对政治都不无影响。对他同代最有能力、最杰出的一些人，不论是地位高低，他都维持着温切而忠诚的关系，各随其类。对他的党徒，他从不会像庞培那样可以无情地弃置不顾。不论际遇好坏，对朋友都坚定不移，其中有一些，甚至在他死后仍然证言他们对他的深厚情感。

在这样一个和谐的性格中若说尚有某种成分特别突出，那便是他鄙弃一切理论和空想。恺撒当然是热情的人，因为没有热情便没有天才；但他的热情从没有强到他能控制的程度。歌，爱情，酒，在他年轻的岁月曾经占据他的心灵，但这些没有穿入他性格的核心。有很长一段时期他热切地投身于文学，但他又和亚历山大不同；亚历山大因想到荷马笔下的阿契里斯而夜不成眠，恺撒无眠的时辰则用于玩味拉丁文的名词与动词。他像当时的每个人一样写诗，但他的诗不佳。另一方面，他却感兴趣于天文与自然科学。酒是亚历山大终身不能摆脱的毁灭者，但那有节制的罗马人却在狂欢的年轻岁月过去之后就完全避开了它。

像所有年轻时感受过女人之爱眩目灿烂的人一样，爱情的晕光一直在他周围摇曳。即使在他四五十岁以后，他仍有过若干恋情，仍然保持着若干浮华的外观——或正确些说 他的男性美的一种讨人喜欢的意识。他非常在乎他的秃头，在公共场合出现时，小心地用桂冠掩遮；如果青春的发卷可以用胜利换取，无疑他会用他的若干胜利交换。但他同女子的交往无论给他何等甜美的感觉，他都不允许她们有左右他的影响。即使他与克莉奥佩特拉甚遭指责的关系，也不过是为了掩藏政治上的一个弱点。

恺撒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不论他做什么，都充盈了他的明智，也被他具有的明智所引导；而这种明智则正是他的天才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热烈地生活于此时此刻，不被回忆与期望所扰；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任何时刻他都可以以全副活力投入行动，可以将他的天才投注于最细小的工作；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具有那多方面的能力，使他能够领会人的领会力所能领会的，掌握意志所能掌握的；就是由于这个特点 他才有那种镇定从容 用这种从容 他口述他的著作 计划他的战役 就是由于这个特点 他才有那“惊人的明静”不论顺逆 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才有那完全的独立，不受宠臣、情人甚至朋友的影响。

由于这种明澈的判断，对于命运与人力，恺撒从未产生过幻象，朋友工作的失当，他也可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计划都制定得明确，一切的可能性都经考虑 但他却从未忘记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有时他会玩起那种冒险的游戏，理由在此，他曾再三冒性命之险，而漠然于生死。正如最明智的人 would 做最任性的事一样，恺撒的理性主义有某些地方跟神秘主义相通。

这些禀赋必然会缔造出政治家。因此，恺撒从早年开始从最真实的意义上而言就是政治家，怀抱着人所能怀抱的最高目标——使自己那深深腐败了的国家，以及跟他自己的国家相关的那更为

腐败的希腊民族，在政治上、军事上与道德上获得新生。三十年战争的艰苦经验使他对于手段的看法有所改变，但在目的上，却不论处于无望时候 或权力无限之际 都未曾稍变 作为煽动家、阴谋家时如此，走在黑暗小径时如此，在联合执政时以及君主专制时，仍然如此。

恺撒所推动的长期计划，即使在极为不同的时期零碎实施的，都是他那伟大建筑的一部分。他没有什么单项的成就，因为他的成就没有单项的。作为一个作者，他文体的单纯优美是无法模仿的；作为一个将军，他不把常规与传统放在眼里，他总是以他特殊的鉴别力鉴别出得以征服敌人的方法，而此方法因此是正确的；他能够以先知的确定性找到每件事情达到目的的正确方法；在战败之后，他仍像奥伦治的威廉屹立不动，而不变地以胜利结束战役；他以无可匹比的完美迅速调动大军——正是这个因素使军事天才有别于普通能力——而他的胜利不是来自军队的庞大，而是来自行动的神速；不是来自长久的准备，而是来自快速与大胆的行动，即使在配备不足的情况下亦然。

但就恺撒而言，所有这些都仅属次要。无疑他是个大演说家、大作家、大将军，但他之所以如此，只因为他是绝顶的政治家。他的军人身份完全是附属的，而他跟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拿破仑的主要不同，便在于他不是以军人，而是以政治家作为他事业的开始。起初他本想像培利克利斯和盖阿斯·葛拉丘一样，不用武力而达目的，十八年的时间，他身为人民派的领袖，都限制自己只用政治计划与谋略。可是在四十岁的时候，他很不情愿地承认，军事的支持是必需的，于是他成为军队的首领。

因此，此后他主要仍是政治家而非军人，也是自然之事；这一点，克伦威尔有些与之相近，后者由反对派领袖变为军事首领与民主王；一般说来，这个清教徒虽然跟那放荡的罗马人极少相似之处，但在其发展过程、其目标、其成就上来说，却是近代政治家中与

恺撒最为接近的。即使在恺撒的战争中，这种即兴式的将军作风也是明显的。正如拿破仑的埃及与英格兰战争展示着炮兵中尉的气质，恺撒的战争则展示着煽动家的特点。有好几次——最显然的是艾庇拉斯的登陆——恺撒都疏于军事的考虑，而一个彻底的将军本是不应有这种疏忽的。因此，他的几次行动从军事观点言当受责备；但将军所失者，却由政治家获得。

政治家的任务正像恺撒的天才一样广泛。他从事种种事务，但没有一样不跟他那伟大的目标合为一体的；这个目标他始终坚守如一，而从未对这伟大行动的任何一面有所偏废。他是一个战术大师，但他却竭尽一切力量以阻止内战，当他无法阻止时，则尽量避免流血。虽然他是军事君主国的创建者，他却有效地阻止了元帅的继承体制或军事政府。若说他对国家的服务业有任何偏好，那是科学与和平的艺术，而非有助于战争者。

作为政治家，他行动最特殊的一点是他完美的和谐。事实上，政治家（这人类行为中最困难的一种）的一切条件都结合于恺撒一身。对他来说除了生活于现实并合于理性法则以外在政治上没有有价值之物——正如在文法上他不顾及历史的与考据的研究，除了活生生的用语及对称律之外，他不把任何其他要求放在眼中。他是天生的统治者，他统治人心，像风驱使云彩一样，他可以驱使种种不同的人为他服务——一般的公民 粗率的下级军官 温柔的罗马主妇，埃及与毛里塔尼亚的优美公主，意气风发的骑兵军官与锱铢必较的银行家。

他的组织才能十分惊人。没有一个政治家、一个将军像他这样把如此纷纭、如此本不相容的分子聚合在一起成为盟邦成为军队，并这般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没有一个摄政者像他这样，对他的追随者做如此明确的判断，并各自给予适得其所的职位。

他是一个君主，但从没有装作国王。即使当他身为罗马绝对主人的时期他的举止也只不过如党派领袖 圆通平易 和蔼近人 除

了在同济中居于首位外，似乎没有其他愿望。许多人都曾把军事指挥官的调调带到政治上，恺撒却从未犯过这样的错误。不论他同元老院的关系变得何等不如意，他从没有蛮横逞凶过。恺撒是君主，却从未被暴君的眩晕攫住。在世界的伟人中，他或许是唯一一个在大事小事上从不以冲动与任性行事的人；他总是依照他身为统治者的义务而行事，回顾一生事迹，他固然可因一些错误的判断而悲伤，却从未因冲动而失足。恺撒一生从未做过那近乎精神错乱下所行的过度之事，如亚历山大杀克里塔斯，焚毁波斯波利斯之举。

总而言之，他可能是伟人中唯一一个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政治家的特殊分辨力，分辨出何者是可能，何者是不可能，在成功的极峰上仍能识别出这成功的自然界限的人。凡是可能的他便去做，决不为虽然最好却不可能的事而忽视次好而可能的事。凡不可救药的恶事，他从不拒绝提供减轻之法。当他识别出命运在说话时，他又总是服从。亚历山大在海法西斯、拿破仑在莫斯科的撤退，都是不得不退，他们愤怒于命运，因命运对其宠儿只给予有限的成功；但恺撒在泰晤士河与莱茵河却自动撤退，甚至在多瑙河与幼发拉底河，他想做的并不是世界的征服，而只是可行的边界整顿。

这便是这个出众的人 这样容易又这样难于形容的人。他整个天性明澈，而关于他的传说多过古代任何类似人物。我们对这样一个人物的看法固然可有深浅之别，但不可能有真正的不同。无论有无识人能力的人都会感到这伟大的人物展示着一种特质，但这种特质却又没有一个人能在生活中展现。其秘密在于它的完美。不论就一个人或历史人物而言，恺撒都是许多相对的特质汇合而又得以平衡的人物。他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同时又有至为透彻的判断力 不再年轻 但又尚未年老 有至高的意志力 又有至高的执行能力；充满了共和的理想，同时又是天生的王者；在天性的至深处就是罗马人，但在他自身之内以及外在的世界中又应合时代的潮流而将罗马与希腊文化融合为一——恺撒是个完美的人。

也因此，他缺少任何其他历史人物所具有的所谓特点，而特点事实上则是人的自然发展之离差。初看之下的恺撒特点，细察之下不是他个人的 而是他那个时代的。譬如 他年轻时的浪漫行为 乃是他那个时代地位相似而较有禀赋的人所共有的行为；他的缺乏诗才而具有强烈的推理能力，也是罗马人的通性。恺撒另一个人性的地方是他完全被时地的考虑所控制，因为人性没有抽象的，而活着的人必得在某一民族性及文化中占据一个位置。恺撒之所以为完人，正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把自己置于时间之流中，也因为他比任何人更是罗马民族诸基本特性的缩影——作为一个公民 非常讲求实际。他的希腊文化教养乃是早就跟意大利民族性融合为一的希腊文化教养。

要把恺撒活生生地描绘出来，困难或许正在这里。除了至高的美以外，画家可以画出任何东西。史学家也是一样，当他在千年之中遇见了一个完人之际 他只能沉默。因为‘正常’固然可以描绘，却只能述作没有缺点。大自然的秘密——将正常与个性结合于至为完美的作品中——乃是无法表述的。我们只能说 亲见这种完人的 是有幸者 因为从中可以见出自然的伟大。

不错，这跟时间也有关系。这位罗马英雄站在年轻的希腊英雄亚历山大一旁 不是平等 而是高于 但同时 世界却已衰老。恺撒的路途已不再是向无限遥远的目标前进的欢欣过程。他的世界是建立在废墟上的，用的是废墟的材料，他满足于历史为他所设的丰富而又有限的界限，尽量安全地在此范围站稳脚跟。因此，后代的梦想者越过了那没有诗意的罗马英雄，而将诗的金光与传说的彩虹佩在亚历山大身上。但两千年来列国的政治生活却莫不追踪恺撒所画下的路线；许多民族仍以恺撒之名称他们的最高君王，乃是深具意义而又当深以为耻的事。

1905 年获奖作家

亨利克·显克维奇（波兰）

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

我为你祝福

在一个晴朗的夏日夜晚，伟大而充满智慧的克利什纳陷入了沉思，一会儿他说：

“我曾以为 人是世间最美妙的造物 可是我错了。面对这晚风中摇曳的睡莲，有什么能比它更美丽呢？月色中渐次展开的花瓣紧紧地吸引着我的目光。”

“是的 人类之中找不出这样的美。”他一边叹息，一边说。

接着，他又想：

“我作为一个神，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一个生命，使它恰如花中睡莲一般出现于人类之中，使它成为人类与大地的欢乐？睡莲呵，你就变成一位妙龄少女站在我面前吧！”

恰如飞燕掠水 漾起轻柔的涟漪 月光皎洁 夜色明亮 夜莺也

唱起了动人的歌。蓦地，一切又归于沉寂。法术已经完成：一朵美人形的莲花出现在克利什纳面前。

神自己也惊异了。他说：

“你原是湖上的一朵睡莲，如今成了我思想之花，你有什么要跟我说吗？”

花的少女开口了，一如被夏的轻风吻过，洁白的花瓣在切切低语：

“主呵，你给我以生命，但你让我住在哪儿呢？你知道，当我还是一枝花儿时，风一刮我就颤抖，就闭上花瓣。主呵，我怕狂风暴雨，也怕雷电，还怕太阳炙人的光。你让我变成少女，却依旧保存着我原来的性情，我害怕这土地和地上的一切呵。”

克利什纳抬起他那充满智慧的眼睛望着夜空中的星辰，沉思一会儿后问道：

“你可愿意生活在山顶上？”

“山顶上有积雪，太冷，主呵，我害怕。”

“那么，在湖底为你盖一座宫殿呢？”

“湖底有巨蟒和别的怪物游动，我也怕。”

“你喜欢广袤的旷野吗？”

“主呵，旷野会遭兽群似的风暴和雷电的蹂躏。”

“那怎么办呢，化身人形的花儿？噢，在埃罗拉山洞里住着神圣的隐士们。你可愿意远离人世，住到那些洞府里去吗？”

“洞府太幽暗，主呵，我也怕。”

克利什纳坐在岩石上，用一只手支着脑袋。那个少女站在他面前，因恐惧而颤抖着。

晨曦映照着东方的天空。湖水、棕榈和竹林都抹上一层金黄色。水上是蔷薇色的鸂鶒，灰蓝的仙鹤，雪白的天鹅，林子里有孟加拉雀和孔雀，它们此起彼伏，像合唱似的在那儿啼鸣；在绷在贝壳上的弦儿发出的乐声和人们的歌声中，克利什纳从沉思中醒来。他

说：

“这是诗人瓦尔美基在礼拜初升的太阳。”

一会儿，覆满紫花的幔帐拉开了，瓦尔美基便出现在湖畔。

当他发现人形莲花的时候，停止了奏乐。手里的珍贝滑落到地上，两臂下垂，话也说不出来，仿佛伟大的克利什纳把他变成湖畔的一棵树了。

神喜悦于诗人对其创造的惊叹。他说：

“瓦尔美基 告诉我吧！”

瓦尔美基说：

“我爱！”

这是诗人所记得的唯一的，也是他所能说的唯一的话了。

克利什纳脸上焕发出喜悦的光彩。

“美妙的少女，在这个世界上我已为你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待在诗人的心里吧！”

瓦尔美基重复说：

“我爱！”

万能的克利什纳的意志，神性的意志渐渐使少女向着诗人的心。神又使诗人的心像水晶一样纯净透明。

当少女走向自己圣殿的时候，她像夏日一样明朗，像恒河的水一样平静。但当她更深地看着诗人瓦尔美基内心的时候，她的脸色一下苍白起来，恐惧犹如冬天的寒流笼罩着她。克利什纳惊讶地问道：

“人形的花儿 你还怕诗人的心吗？”

“主呵，”少女回答说，“你要我住在哪儿呢 我在诗人的心里看到了积雪的山顶，潜伏着怪物的深渊，隐藏着风暴雷电的旷野，还有埃罗拉洞府的幽暗 这使我害怕 主呵！”

但善良聪明的克利什纳回答她说：

“人形的花儿 别担心。要是瓦尔美基心里有孤寂的积雪 你就

是春天温馨的和风，可以使它们融化；要是他心里有深渊，你就是那深渊里的一颗珍珠；要是他心里是一片荒漠，你就在那里播种幸福的花；要是他心里是埃罗拉幽暗的洞窟，你就是黑暗中的光明

——”

这时，诗人瓦尔美基又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花儿 我为你祝福！”

薛 菲译

1908 年获奖作家

鲁道夫·奥伊肯（德国）

Rudolf Eucken, 1846—1926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①

序 论

人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这问题在安定的时代不十分受人注意，因为这种时代的社会形态与活动已经具备了固定的目标，而且极其明晰地向个人显示出此一目标，因此不会产生任何疑问与问题。即使有所动摇或纠纷，也跟目标没有关系，不至于改变通往目标的过程，也就是说，它不会伤及整体生活的基础。不过，如果人生发生混乱和分裂，有了不正常的现象产生，先前提示的问题才会让我们动摇。现代已面临此一状态而不断进行探讨人生的意义，也不

此为该书之节选。